

·河歌·河歌·河歌·河歌·河歌·河歌·

·北方文艺出版社·北方文艺出版社·

河歌

杨英国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篇生动的爱情故事，一幅透过爱情故事展示变革年代的人世人生的乡俗画。

一条乡间的小河，映照了几对年青人的慨叹与欢欣。订亲的是他们；退亲的是他们；在月光下的树林里一任感情的潮水奔涌“把生米做成熟饭”的是他们；使热闹的婚礼上没有了新郎新娘的又是他们。他们凭着自己的劳作奋斗，冲破陈规陋习，寻求生活的自由。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却也是一波三折，意外回环，以至于如本书结尾所呈现的：一对年青人不得不“私奔”了事。

本书富于乡土气息，故事曲折跌宕，语言轻松诙谐，笔触深邃且可读性强。

他叫“公鸭”。

叫他“公鸭”，是冤枉的。他本名不叫公鸭，只缘小时生病坏了嗓子，说话总是“沙沙沙”的。又因挺嘎。所以嫂子们送他外号——公鸭。

公鸭第一次来三里堡姥姥家。中午，好热，他瞒了姥姥溜出来，独自朝村东那不断传来喧闹声的护城河边跑去了。

河中一群孩子在洗澡。公鸭刚刚立住脚，一个黑小子就从河里爬上来。他干瘦灵活，一丝不挂的身上满是泥，太阳一照，象刚从窝里抠出来的泥鳅一样，光闪闪的，挺亮。要不是注意到他那同样沾满黑泥的脸上所露出的两排白牙，公鸭还真不知他正冲自己笑呢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，怎么不去玩呵？”黑小子看看他，眨动着陷在泥里的小眼睛，指指河坡上的“滑车”。

公鸭吃了一惊，瞧这小子也不过十来岁的样子，和自己差不多嘛，口气倒怎么大人似的？正寻思用什么话顶他，他却嘻嘻一笑，颠儿了屁股跑回河边，一声吆喝，霎时又同光腓伙伴们坐上了“滑车”……

所谓滑车，就是将河岸的斜坡刮平了，泼上水，涂上泥，然后光屁股往上一坐，嘴里响着汽车喇叭的“嘟嘟”声，“嗖”地往

下便滑。

公鸭站在河岸上，看得心痒，眼热。本也想玩，但自己是个不会水的旱鸭子，怕弄不好跌进水里淹死，就见不到姥姥了。所以，也只是惋惜地干瞪着。如今，被这黑小子一奚落，惋惜之外就又有些恼怒了。他愤怒地盯着他。盯着，盯着，突然被黑小子那非同寻常的举动惊住了。因为那家伙滑进河里后，并不爬回河岸，而是猛地跃起在水面，然后头一低，脚一蹬，眨眼便窜到了河中间。紧接着一蹿身，倏地踪影不见。

公鸭正纳闷，河水一响，黑小子又钻了出来。他半截身子露出在水面，笑嘻嘻地望着岸上的公鸭，而后掬一捧河水洗洗那满是黑泥的脸，尖声叫喊：

“伙计，下来玩玩吧，瞧，挺浅。”

公鸭往前蹭了几步，又站住。怀疑那小子脚下是不是有个土墩。对方瞅着他，似乎看出了他的疑虑，马上晃晃身子便挪出了二三尺：“瞧，就这么深。”说着，又飞快地瞥了同伴们几眼。其他的孩子怔了怔，似乎领悟了什么，也纷纷作证：

“是咧，这河就这么深。”

河道里，流水哗哗。河岸上，杨柳轻拂。河上河下，一色的泥娃娃。娃娃们泥光粲粲，小嘴巴张合开闭，叫喊声乱成一片：

“下水的，是好汉。不下水的蛤蟆蛋，蛤蟆蛋……”

“蛋”字咬得极响，极重。象从嘴里弹出来的。

有哪个孩子愿意承认是蛤蟆蛋呢？因为那是比蛤蟆还要小的东西呀。公鸭热血冲顶，他毅然脱光衣服，走到岸边站下。他也学他们的样子，先将屁股上糊层稀泥代作润滑油，然

后鼓足勇气，往“滑车”上一坐——屁股下连连震颤，他忙闭上眼睛。忽听耳边“轰”地一声，象落进了大雨淋湿的棉絮垛，身子有一种飘悠悠凉丝丝的感觉。睁开眼，面前黄乎乎的一片。想站起来，脚下挺软。随之，脚下就急溜溜地往下陷，往下陷……脑子里闪过一个“上了当”的想法，心中一急，双手拼命乱抓，就觉身子往上一漂，眼前现出白色的光线。可是，没容得换口气，腿上却象坠了什么，双手抓挠了几下，又沉下去了。他想哭、想喊、想骂。刚张嘴，泥腥腥的河水就直灌进来，灌进来，额头鼻子火辣辣呛痛，眼前浮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——红的，黄的，白的……

他绝望了。

突然，有什么东西碰了他一下。接着，一个圆溜溜的玩艺把他的屁股拱起来了。他的脑袋很快露出水面，看见了树木，望见了蓝天。心里刚刚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身子就被猛一下推向了河岸。

他趴在水边，双手牢牢抠定坡上的泥土。大约吓懵了，竟没有哭。只是心慌，气短，无法动弹。

背后传来“嘻嘻”的笑声。公鸭扭头一看，哟！骗他下水又救他出水的黑小子正立在水边上，冲他怪模怪样地咧嘴挤眼。他刚要骂，岸上不远处传来了姥姥的呼唤。便吓得赶紧往上爬。爬上岸，姥姥也来到了眼前。见他这狼狈相，吓了一跳。问他，他只好说了事情的经过。奇怪的是，姥姥听后不光没发火，反而眯起了眼睛，发出一阵轻轻的笑：

“嗨嗨，你怎么信那嘎小子？他是这小城边上出名的‘鱼鹰’！”

姥姥话音未落，河道里水光一闪，一条斤多重的黑鱼带着泥水甩上了岸。黑鱼蹦了几蹦，躺在公鸭的脚下，一边扇尾巴，一边气急败坏地翻白眼。与此同时，鱼鹰从河里发出清脆而快活的大笑。接着，他扎猛子抠出河泥来，和光腚伙伴们展开了激烈的“泥水战”。

“鱼鹰，操你哥，坏鱼鹰！”

公鸭狠狠地朝河里啐一口，然后拿赔偿物资似地抓起地上的鱼，吐着苦水回姥姥家去。

过了几天，鱼鹰在院里下鸟儿夹打死了母亲的鸡，中午不敢回家，就坐在河边树下生火烤鱼。这事恰巧又让公鸭碰到。不知是有意结识还是看他可怜，便回姥姥家拿来几个窝头和一把盐。将烤好的鱼肉蘸了盐末吃窝头——极美的一顿野餐。鱼鹰很感激，一边将择掉了刺的熟鱼递给公鸭，一边挤弄着小眼说：

“伙计，那天水里……是想让你练练。”

“呸！坏小子，淹了人家，还瞎编……”

……

少年，美好而有趣的少年。那愉快而又充满离奇故事的年月，走了，走了！再也不会复返。

大地忽黄忽绿，苍穹乍黑又蓝。周而复始——自然的永恒；回首往事，恍如一“梦”。

这是个大平原上常见的那种小城。

小城不大，古迹不少。什么一步两眼井，三步两孔桥，不见天的龙王庙……

然而，最出名还是护城河上的“斜孔桥”。

“斜孔桥”在这小城的西南角。不知是哪代名手的高招，为顺应两侧河道，桥孔全部造成“雁别翅”式的下斜角。城东南的一条大河分支与护城河相连，护城河自有滔滔水源。河水由东涌进桥孔，在孔中折角拐弯处一激一撞，发出节奏分明的“叮咚”声。声音清脆悦耳，悠扬庄重。象古琴弹奏的名曲，又如山寺日高时的开经佛钟。数百年前的一个秋夜，残月浮云，细风瑟瑟，两位厌烦尘世的老僧飘然到此，乘了莲花蒲团躲进里面去了。后人也曾见过他们出来观日望月，但一般人难饱眼福，只有既是成人又是童子身的人才能见着。

跨过光洁整齐的石板桥面，越过雕龙刻凤的镂花栏杆，桥北二十几步是一个硕大的深潭。河水流出桥孔，在那开阔地段时缓时急，恋恋不舍。翻腾回旋一阵之后，又如惊车的烈马，隆隆嘶叫地跌进那低有丈许的潭窝。

自从小城开放，这里天天人流如织，繁华若市。中间夹杂了七长八短胖瘦不一的外国人，脖子上吊着相机，这里瞧瞧，

那里摸摸，叽哩哇啦又时作唏嘘，那种惋惜、赞叹而又流连不舍的样子，似乎要将桥头搬着回家。

河水冲出潭窝，顺流北下。行有里许，进入一道河汊。河汊伸向东北，一直流入百里外的另一条大河。这河汊水深，水肥，河床地势复杂，上行下游的鱼儿，都喜欢在这里逗留，玩耍。河岸上垂柳绿草。垂柳绿草间，一条小路蜿蜒似带，将不远处的三里堡松松系联着。

他来了。他也来了——顺着垂柳绿草间的小路，从三里堡往这河汊口走来了。

岁月如河中水流去，悄悄地流去了。他和他都已长大。

鱼鹰个头儿不太高。但结实，挺拔。自然仍是好水性。闲暇间，正悄悄和本村的一位武师学硬功呢。

公鸭个头瘦小，灵活。说话仍是“沙沙沙”的。自从相识了鱼鹰，俩人就成掰不开的鲜姜了。他是东北四十里外的沿河西村人，而沿河西村恰巧有鱼鹰的一位姑妈。他来看姥姥，他去瞧姑妈，七八年往来不间断，很是亲热。这不，公鸭又来看望姥姥了。中午，好热，俩人来洗澡。当然，还要顺便抓些鱼虾。

河里，正有条小船下“丝挂”。因是活水，挂网不能拦河下。捕鱼人将网——顺水放下后，又将网的一端固定在一条横贯河面的粗尼龙线上。然后，便让操桨的姑娘将小船儿拢到岸边柳荫下，他盘腿坐在船头，点起烟来，一边愉快地欣赏仓里的几条鲜鱼，一边将自己那只奇特的鹰钩鼻子不停地耸动着。

“沿河东村的，和我隔着半节地。”公鸭用臂肘捅捅鱼鹰说，“我认得他，他不认得我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外号水耗子。”

“水耗子？”

“嗯。”公鸭抻了抻，沙沙着嗓子低声说，“他能在两人深的水里同时捉住两只蛤蟆。只是，只是为人太刁滑了。”

“哦？”鱼鹰半是醋意半是疑惑地瞥了瞥船上人，返身坐在岸顶柳下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，放上烟末，手指灵巧地一拧一转，倾刻便生产出一支钢笔粗细的“喇叭”。他划火点燃，一边喷云吐雾，一边眯缝起小眼睛，瞧瞧河面，又瞧瞧公鸭，似乎在探询捉摸着什么。

知了在头顶上无休无止地聒噪，不时地在他们的脖颈脊背上一点凉凉的尿。河面上起一片轻俏细小的涟漪，捕鱼人从船上伏下身子，专注地研究着那一个个白色的网漂。天地间愈发闷热，公鸭耐不住了，又用臂肘捅捅鱼鹰说：“咱们到下流洗去吧。”

“等一下嘛！”鱼鹰也用肘尖捅了公鸭一下。就听“儿”地一声，公鸭双手抱胸，双腿蹬起，以屁股蛋为轴心就地转了两匝。

鱼鹰奇怪地迷糊了一阵，待到对方停止转动，他才明白刚才不小心点着了同伴的章门穴。

“你……”公鸭变貌失色地呼出一口气，刚要说什么，猛然发现船上的姑娘正在嘻嘻地笑，忙强忍痛苦，将身坐直，打算也同样地对姑娘报之一笑，可再细细一瞧，姑娘的笑意不是

对自己，而是对着鱼鹰来的，他有些狼狈，也有些尴尬。因为，姑娘的目光里满含了钦佩和爱慕。对这样的目光，生子一样的小伙们几乎有一种先天的直觉。沮丧的公鸭暗暗叹口气，揉了揉肋骨，带着醋意再次催促说：

“走吧！”

“走吗……？”鱼鹰有点恋恋不舍。

恰在这时，村里一位孤老太太走了来。她蹒跚踱走下河坡，出神地看着仓里的鲜鱼，突然舔舔涩燥的口唇，抖索着手从衣襟下掏出几毛钱递过去说：“打鱼的，看着给吧！”

划船的姑娘刚要说什么，水耗子摆手将她拦住。随即，挑着几根黄胡子的口唇上溢出一丝轻蔑的笑：“嘿！这点钱，买鱼鳞差不多。”

老太太僵住了。

“奸蛋，妈的！”公鸭忘了肋骨间的胀痛酸麻，梗着脖子忿忿地嘟哝着，他刚要做进一步的表示，却见鱼鹰起身走上去，对着仍在发怔的老太太说：

“大娘，你等着！”

说话间，鱼鹰脱了衣服，走到河边，只一跃便扎进水里。随即，河面上这里那里冒起一簇簇大小不等的水泡。过了一会儿，水泡相继消失，鱼鹰噌地钻出了水面。与此同时，两条斤多重的鲤鱼也从水中甩上了岸。公鸭刚刚把鱼摁住，鱼鹰也爬了上来，双手抠了鱼腮提到老太太跟前，愣懵懵一递说：

“拿走！”

老太太惶恐了一阵，最终还是提了鱼千恩万谢地走了。这里，鱼鹰斜了水耗子一眼，又一屁股坐到原处，就手摸起身

旁的一块砖。

水耗子先是怔怔地瞧着。瞧了一会儿，象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慌忙丢掉烟蒂，跳下水去。在水里，他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，速度快得惊人。半支烟功夫，他已拽出查看了几片网。天哪！网都是空的，有几片甚至破了，上面的窟窿足有人头大。这种挂网，鱼是挣不破的。没错，准是他……

水耗子气急败坏地爬上船，一屁股坐到船帮上。刚要骂，又蓦地停住了。因为他看到，扯他网的黑小子正坐在河岸柳下怒冲冲地瞅他——瞅着、瞅着、就见他忽然抡起右掌，随着发狠般的一声“嗨”，竟将左手拿着的半头砖“叭”地击开了。水耗子惊得吸了口凉气，那张开的准备骂人的嘴巴一收缩，就势随机应变地吹了个轻快的口哨。接着，他以极快的速度把网全部收起，亲自摆桨，仓皇地划了船儿往北去了。

站在船上的姑娘，自始至终以一种异样的眼光望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，薄薄的嘴唇时时翕动，似乎要对鱼鹰的“无理”说些什么，可终于什么也没说。小船儿行得远了，见他仍旧立在船上，呆痴了似地朝这里望着。

“奶奶个孙，这叫惩罚！”鱼鹰拍拍屁股站起来，望着远去的小船儿啐了一口。

“对，惩罚！”公鸭赞同地跺跺脚。大约想到了船上的姑娘，忽又转了口气说：“伙计，不行咱帮老太太几个钱，这扯人家的网——？”

“钱嘛，有的是。”鱼鹰打断伙伴的话，侠气地拍拍衣袋说，“本想帮大娘几个了。可是，咱是十里地撵兔子，不图一口肉，为争一口气呵！”

望了他那财大气粗的样子，公鸭忍不住“扑嗤”笑了。因为他知道，对方的口袋里明明是一叠子卷烟纸，哪来他娘的半张钞票呵。为了缓和气氛，他忙又改口说：

“热坏了，洗吧？”

“洗吧。”

静静的，人影儿不见。灼阳闪闪，屁股油光如盘。彼此戏笑戳弄着，扑楞楞跃进了河。河中泛起了浪花，浪花忽又平息下来，因为河道拐弯处响起了女人的歌：

“……又种田来哎哎——又弄船

姑娘平日我无心烦

今儿忽遇人外人

心中话儿哟喃喃——对谁言……”

水灵灵的歌声渐渐消失了。公鸭呆了一阵，却似想起了什么，几个狗刨爬上岸去，提着裤子嚷嚷说：

“伙计，你洗吧。我，我走了……”

二

阳光泼洒在水面，水流泛着银花，银花托着小船儿顺河漂去，漂去，漂了一个多时辰，在河汊的拐弯处靠岸了。

小船儿上，水耗子将挂网胡乱地拢起来，一股脑儿塞进了尼龙袋。在他背起袋子上岸的同时，转身对着女儿吼道：“柳

叶儿，鱼放进笼里，搁这儿养着。”

柳叶儿笑笑，顺从地俯下身，按爹的吩咐去做。她知道老头子心里有气。因为刚才口不由己唱河歌时，爹就曾拿白眼涮她。只是怕犯了顺水行船说脏字的忌，他才没有发泄。如今已经上了岸，全没了顾虑，自己就得格外小心了。

老头子抻了一会儿，见无茬口可找，只好愤忿地背了袋子往岸上爬。刚爬上一半，就听堤顶有人喊他：

“耗子……叔，大伯……找你呢。”

水耗子吃了一惊，绰号虽然人人知，可不是随便能叫的。仰起脸，见是干兄弟老庆义的远房侄子大憨。这大憨不知是因名子所致，还是先天生就的，十七八了，愣头傻脑就一个吃心眼。此刻，憨小子正攥了半截黄瓜，一边喀喀嗤嗤地啃，一边大大咧咧地喊他。水耗子本就窝着气，又遇到这等架式这种口气，立时就火了：

“兔崽子，喊谁呢！？”

大憨愣怔了一下，看看确实没有认错人。当即又直了脖子吆喝：“喊你，就喊你。耗子大……叔嘛！”

水耗子鼻翅掀动，冲堤顶一挺肚子：“滚，滚你妈的蛋！”

奇怪的是，大憨对于骂人的反应倒不慢。水耗子话音刚落，堤顶上一块黄瓜伴着脏话甩下来：“我……×你妈！”

黄瓜擦着老头的耳朵飞进河里去，大憨脚下起一溜尘土——顺堤向东跑了。跑到远处，立住，牛眸似地唱：“哈哈打胜了，打胜了，哐嚓嚓，哐嚓嚓……”

水耗子的秃顶给阳光映得放亮，脸上也汗迹缕缕。他顾不得和憨小子生闲气，赶忙爬上河堤。刚要下堤，想起了什

么，回头又吼：

“拣两条鲤鱼送到你大伯家，要大的。”

他明白，把兄老庆义家里一定有急事。否则，不会让大憨到这里来等他。所以，不拐弯，竟直去了西头老庆义家。

老庆义是沿河村的“文曲星”。读书虽不多，却也能写对子会跋文，见人总要点“之乎者也”。说真的，在这地处偏远的沿河村，要谈红白大事中颇须讲究的礼仪柬帖类，老古董们早都仙逝，目前来说还真数了他。因此，他就常是挺了肚子站在当街，一副旁若无人的口气：“你们说，现下的高中生们会个啥？喊！”倘有人再奉承几句，他就愈发来了精神，脑袋晃着，口中念着，右手同时悬在胸前不停地划。那神情，俨然正在提了毛笔做文章。末了照旧要撇起嘴角，大而又圆的双眼飞快地眨。意思是讲：怎样？这可不是吹的。

老庆义不啻文笔高，且生财有道。他有名言：“生财窍门满街跑，你得留心找。”这话不假。前年春上，承包田里养树苗，虽然弄得两边地邻不长庄稼，一年的时间，自己两千元到手了。那年冬大闺女结婚，他不光要彩礼，礼钱还要了八百多。尽管闺女急得翻白眼，女婿气得不理他。他也不在乎。他要的是实惠，为的是钱物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。如今，老庆义家存了钱，存了粮，吃不愁，穿不愁，却仍旧极“抠”。买什么卖什么，给谁多，给谁少，一分一厘也得掐算着。他姓寇，乡下人又有起绰号的习惯，有人便取其谐音，将寇改作“抠”。为了加点尊敬的成份，同辈人喊他“抠兄弟，抠大哥”；晚一辈的喊他“抠大叔，抠大爷”；孩子们见了就叫“抠爷爷……”

今天，老庆义以一只黄瓜的代价派大憨来找水耗子，事情

看来的确非同小可。

水耗子真名王奎胜，脾气和他的身形相似，直楞中含着刁滑。要说这俩人，一个盐桶子，一个酸菜缸。饭锅对夜壶，说啥也不会搁一块儿的。可世间事就这么怪，你认为对脾性，他们却别扭。你认为错卯隼，他们却偏偏能凑合。把兄把弟便一对怪，性格相异，心气却是一样的。王奎胜的事准有老庆义参加，老庆义的事也准有王奎胜掺合。当年闹饥荒，老庆义正在公社食堂管记账，舍了公职，贪了钱粮，硬是将看着就要饿死的义弟救活。三年困难时，王奎胜也曾拽了义兄，逮鱼抓虾养他全家。人们说他俩是不破捆的臭韭菜。不假。

王奎胜来在村东南角，老庆义恰好正在那里转呢。挺远地就跑上来，手背拍了手掌道：“兄弟，你可来了！”

王奎胜见义兄青筋突出，二目冒火，忙问事由。老庆义偏又不肯马上说。只是颠颠儿地甩了屁股回头走，嘴里兀自嘟哝：“气煞，气煞我也。”王奎胜愈发奇怪，又赶上问他。他却又摇了摇头：“羞煞，羞煞我也！”

扯扯啦啦进了门，王奎胜到底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。他了解义兄的脾性，一旦真的动了肝火或碰到坐了蜡的事，越催他越急，趋急他就越说不清了。让他稳住情绪慢慢讲，倒更详细明白些。姓王的偏偏又性急，虽了解义兄脾气，非还要死追不可。一连问了几声，问得个老庆义张口不出语，直拿一对大眼珠子瞪他。庆义老嫂子瞧出了症结所在，忙将俩人安放在院中石桌旁，细声细语道：“喝茶，先喝茶。”

茶能化食，茶能消气，茶能提精神稳情绪。老庆义两碗茶下肚，口齿终于清楚了：“兄弟，事情非同小可！”

天塌了，地陷了，还是老虎狮子进院了？王奎胜不以为然地瞧着义兄，等他继续说。可老庆义偏又不说了。因为门外有了脚步声，一眨眼，柳叶儿提了鲜鱼走进来，笑嘻嘻地看看院中人，问：“巧珍姐下地了？”

一旁的老太太忙忙地冲她摆手。接过鱼去，嘴唇努努西屋门：“赌气呢！”

柳叶儿吃一惊，见今儿院中气氛异常，情知有什么事情发生过，便不再问，款款地迈了小步进西屋去了。这里，老太太惶惶地收拾鱼，收拾菜，两支烟的功夫，就有两盘肴一壶酒摆上了石桌。

王奎胜将两杯酒接连倒进肚里。老庆义也象征性地呷了呷，他将鱼肉填进嘴里，嚼着，说话就顺溜了许多：“是，是你二侄女终身……”“哦？来催亲了？”王奎胜嘴快，且又眼含喜色。心中随伴着埋怨，好事嘛，也值得大惊小怪。闺女都二十一二了，还不该出嫁吗？可是，他只从心里埋怨了一半，就紧忙打住。因为自己的义兄虽未喝多少酒，脸却腾地红了。鼓鼓的前额冒了汗珠，口唇也如遭毒虫蜇了般哆嗦。他费力地咽下那口鱼，低低啜着：

“不，不是催亲，是要退亲呵！”

王奎胜的脑瓜轰轰隆隆响起来。只待老庆义连重两遍，他才确信自己没听错。侄女巧珍是个好闺女，沿河东村公认的。这孩子性急，却柔弱。两年前，和西村刘家的玉清偷偷地有了瓜葛。正当明媒提亲时，巧珍的姐姐姐夫却又荐了个泥瓦匠。泥瓦匠是城边人，会说，会啦，有手艺，一月百拾元钞票挣着。不知贪财还是贪人，老庆义与王奎胜合计了两天又一

夜，认准巧珍订给泥瓦匠。那原先的情缘，就让他们捧打鸳鸯两下散了。巧珍哭，妈也哭。哭有什么用？这里是沿河村，老子说话算话。那西村的刘玉清，也是年少气量窄，偷偷跑到外地去做工，至今没回呢。谁知订婚三年，对方不催娶，老庆义心细，就觉出里头有什么蹊跷了。他常和王奎胜提及此事，义弟却总不以为然。如今，不幸而料中——那个长了翎毛硬了翅儿的小子要退婚了。这一父一叔，可怎么对巧珍交待呢？王奎胜气得发昏晕了头，他猛地立起来，顺手抄起墙根一条木棍子乱吼：

“我，我去拼他娘的！”

柳叶儿闻声跑出西屋门，帮着老庆义夺下棍子，将变貌失色的父亲按在座位上。王奎胜余怒难息，“砰”地一拳擂下去，石桌面“啪”地响一声，茶壶震得跳起来，跳到地上，滚了几下，瓣了。茶水洒了一地，王奎胜的怒气也消了一些。老庆义虽在恼怒痛苦中，见财产受了损失，也不禁心疼得直嘬牙花儿。俩人收拾一番，自然又转到了原来的话题。王奎胜唉声叹气，老庆义涕泪交流。老头子们自感懊丧，酒是再也喝不下去了。

院外，树上的“知了”叫得正欢。听那小东西的嗓音，似乎知道人世间的一切。院里，老太太和柳叶儿不停地劝慰着老哥儿俩。天有不测风云嘛，早知尿炕，谁夜里还睡觉呵！一家人嗟叹一番，冤气怒气稍稍消散。齐齐地把眼光投往西屋去。西屋里声息全无，只见得房门虚掩。

太阳西斜，暑气下落。院外“叮当”铜器声，一个沙哑的嗓门在吆喝：

“铜瓷器了么——！”